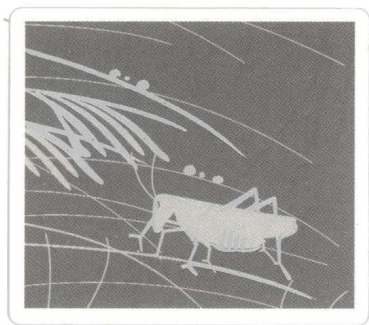




周作人 自編集



药味集

止庵校订

——
周作人自編集
——

药味集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药味集/周作人著; 止庵校订.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2

(周作人自編集)

ISBN 978-7-5302-1193-9

I. ①药… II. ①周…②止… III. ①杂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5389号

药味集

YAOWEIJ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32开本 4.75印张 8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193-9

定价: 1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关于《药味集》

止庵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云：“编选旧文廿一篇，拟付刊。”十月三十一日云：“安藤来，以文稿廿一篇付之，拟令名为《药味集》。”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云：“校阅《药味集》稿。”一九四二年三月该书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日本之再认识》（作者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此文“乃是将‘管窥’之二的关于日本衣食住与之四的后半接合”，“题云‘再认识’，即言前此的认识都是错的”），一九四一年曾由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单行本。除序外，《药味集》收文二十二篇，计一九三七年四篇，一九三八年二篇，一九三九年三篇，一九四〇年十二篇，一九四一年一篇。一九三九年四月，作者在《玄同纪念》中说：“我自

己暂时不想说话，……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此前一年多里，除若干短篇笔记（后收入《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外，文章写得极少。《玄同纪念》又说：“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开始了短暂的一段写作较多时间（除收集于此处者之外，还有《药堂杂文》中的十数篇，但是二者风格迥异，一是此前之延续，一是此后之萌芽；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至一九四一年又绝少有作品问世。《药味集》实为《秉烛谈》之后文章的一个精选本，即《序》所谓“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篇目之选取，似更多从文章本身考虑，故以艺术论，周氏散文中期之后半段几种集子中，以《药味集》最为整齐。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也说：“昨奉书问拙作几种是否已有，其中似忘说及《药味集》，此书市上极难得，而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如尊处未有即当奉上也。”（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风雨后谈序》有云：“文字意趣似甚闲适。”《药味集》有四篇写作与《秉烛后谈》同时，此后诸文风格亦大致相近，故《序》中说：“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然而一云“似甚”，一云“近于”，似乎提示我们不宜简单地以“闲适”二字打发了事。《序》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

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觉苦闷，鄙人甚感其言。”《风雨后谈序》也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这里系指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而欲说还休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也就是说，“苦味”首先是情感意义上的，同时也与表现方式有关，应该被纳入散文美学的范畴。情感受到抑制，不能畅快表达，然而终于又有所流露，这造成文章的一种内在张力，可以产生相反相成的效果，较之畅快表达可能更具感染力。“苦味”来自内容的“苦闷”或“忧郁”，也来自“闲适”与“苦闷”或“忧郁”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作者从前在《自己的文章》（收《瓜豆集》）中把闲适分为两种，一是“小闲适”，即“流连光景”，“欣然有会”，此类文章此前此后的确写过一些；一是“大闲适”：“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苦闷”或“忧郁”的“闲适”。这本是周氏中期散文的主要风格，而现在此种味道就更重了。作者曾致信梁实秋说：“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约略可见此时他的心境。集中一九三九年以后所作，多有麦秀之思，黍离之感，写人如《玄同纪念》，叙事如《上坟船》，记名物如《炒栗子》，均是“读之颇感苦闷”者也。几篇读书之作，无论是以人为题的《关于朱舜水》，还是以书为题的《春在堂杂文》，

除关注思想外亦留心性情，也蕴藉不少感慨。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二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精装，前有“著者照影”一帧，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二百五十四页。“序”原作“药味集序”。

目录	序	1
	关于朱舜水	3
	关于陶笥厂	9
	关于杨大瓢	15
	关于范爱农	22
	玄同纪念	28
	记蔡子民先生的事	34
	元元唱和集	39
	四鸣蝉	43
	老老恒言	49
	鲊话	55
	春在堂杂文	59
	禹迹寺	65
	卖糖	71
	撒豆	75
	上坟船	80

缘日	85
蚊虫药	90
炒栗子	94
野草的俗名	98
谈俳文	107
再谈俳文	116
日本之再认识	130

序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余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

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

关于朱舜水

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我虽然想搜集乡贤著作，但是愿大而力薄，所收只能以同在府城的山阴会稽为限，此外如萧山之毛西河王南陔，余姚之黄太冲邵念鲁，目的是在于买书，不尽由于乡曲之见了。《舜水遗书》也以同样原因买有一部，可是不曾怎么细看，因为第一这是铅字印本，虽说是吾乡马一浮所编校，错字却非常的多，读下去很不愉快，第二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近来偶阅新井白石的《东雅》，见其中常引舜水说，以关于果蓏树竹，禽鸟鳞介各门为多，

有些注明出于《朱氏谈绮》，我这才知道他对于名物大有知识，异于一般的儒者，于是重复找书来读，十年耽误虽是不可惜，唯炳烛之明，总胜于终身面墙，则亦正复可喜耳。

《舜水朱氏谈绮》四册，早见于名古屋一旧书店目录中，十年前亡友马隅卿君常常谈及，这是什么样的书呢，却终未决心去买来一看。近日寄信去居然买到了，宝永五年刻本，即西历一七〇八年，纸墨如新，不似二百三十年前物。书凡三卷，据舜水门人安积觉序文云，卷中二册本是舜水为水户侯所著之《学宫图说》，卷上系懋斋野传问简牍笺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旁及丧祭之略，记其所闻，卷下则今井弘济概举所闻事物名称，分类罗列，汉和并记，间有说明，《东雅》所引大抵出此，文集中有答问三卷，亦被征引数条。安积氏《澹泊斋文集》中有与村篁溪泉竹轩书，以为舜水自有其大学问大文章，此书琐屑殊不足观，以重违水户侯遗教，故为编刊，所撰序文亦是此意，而以委曲出之，如末尾所云：

“昔鱼朝恩观郝廷玉之布阵，叹其训练有法，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自临淮歿无后校旗事，此安足赏哉。览者有味乎斯言，庶为得矣。”此是正统的看法，亦自有道理，但是离开了政事与理学，要知道一个人的情性，从有些微小的事情上去看，反能明了真相，也正是常有的事。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二记朱舜水事十三条，其十一云：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又同卷中记陈元赞有一条云：

“元赞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元政诗有人无世事交常淡，客惯方言谈每谐，又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句。”此二则所记，皆关于言语小事，但读了却有所得，有如小像脸上点的一个黑子，胜过空洞的长篇碑传。文集疏揭论议正经文字，又《阳九述略》，《安南供役纪事》等，固足以见其学问气节，但是集里的书牋九卷，答问三卷，《谈绮》三种，其琐屑细微处乃更可见作者之为人，是很有意思的资料。《谈绮》卷上关于信函笺疏的式样，神主棺木的制法，都详细图解，卷中说孔庙的构造，大有《营造法式》的派头，令人不得不佩服。安积氏著《朱文恭遗事》中云：

“藏书甚少，其自崎港带来者不过两簏，而多阙失，好看《陆宣公奏议》，《资治通鉴》，及来武江，方购得京师所镌《通鉴纲目》，至作文字，出入经史，上下古今，娓娓数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在别一方面，他的常识亦甚丰富，卷下辨别名物，通彻雅俗，多非耳食者所能知。答小宅生顺书之一有云：

“来问急性子，仆寡陋无所知，于药材草木鸟兽更无所知，然闻急性子乃凤仙花子，不辨是非，触手即肆暴躁，未知是否。”此岂无所知者所能写，至答小宅问中历说沉速

诸香，尤为不易，无怪今关天彭文中疑舜水留滞安南系在经商，故熟悉香料也。答野节书中云：

“敝邑青鱼有二种，乃池沼所畜，非江海物也。其一螺蛳青，浑身赤黑色，鳞大味佳，大者长四五尺。其一寻常青鱼，背黑而腹稍白，味次之，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未见其大者，以其食小鱼，故不使长久。”案范啸风著《越谚》卷中水族部下云：

“鲭鱼又名螺蛳青，专食螺蛳，其身浑圆，其色青，其胆大凉。”此螺蛳青正是越中俗语，不意范氏之前已见于舜水文集，很有意思。《谈绮》卷下天时部首列“零糖”，下注和语，盖是冰柱。《越谚》云，“呼若零荡，”此俗名通行于吴越，若见诸著录，恐亦当以此为最早矣。记圣庙建筑那么细致严密，说名物时又多引用俗语，看似抵忤，其实乃出于诚笃切实，二者反可互证也。《遗事》中云：

“文恭自持严毅，接人和愉，与客谈论，间及俚谚嘲笑之事。”

“不能饮酒，而喜客饮，时或对棋，棋不甚高。”此所写皆有意味，有颊上添毫之妙。《遗事》中记舜水所述只好州苏作判通一诗，又一则云：

“有媒人极言女子之姣，娶之而丑，夫家大怒，欲殴媒人，其人骂曰，花对花，柳对柳，破粪箕对生苕帚。生音芝，俗字，犹言敝苕帚也。”案于此可想见舜水之风趣，欲使异

邦学子领取此谐味固亦甚难，则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生字音芝训敝，今无可考，《易余龠录》卷十引顾黄公《白茅堂文集》书徐文长遗事云：

“文长之椎杀继室也，雪天有童跣灶下，妇怜之，假以裘服，文长大冒，妇亦冒，时操櫪取冰，怒掷妇，误中妇死。县尉入验，恶声色问櫪字作何书，文长笑曰，若不知书生未出头地耳，盖俗书櫪作生也。尉怒，报云用生杀，文长遂下狱。”注云，櫪音瞿，《释名》云，四齿杷也。案今越中不知有铁器名瞿者，四齿杷农夫掘地多用之，则名曰铁勺，别有一种似锄而尖，更短更坚厚，石工所用，通称山支，或可写作芝音之生字，唯平常人家不备此器，取冰不必需此，灶屋中亦无冰可取也。二百余年言语或不无变迁，可惜查不着这生字的现身了，但在朱顾二公遗文中得见此俗语奇字，亦很有意思的事耳。

谈舜水的著作，不可不说到那篇《阳九述略》。这是辛丑六月写给门人安东守约的文章，说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士夫之作孽，人民之困苦叛离，自具深识，又谓清兵陷北京，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多为所惑，亦是异闻，与记虏害诸条皆可备考，文繁今不能多引。上文提及安东守约，这也非说几句不可。舜水居东久，知人甚多，书牖九卷中与东邦人士者居其八卷，可以知之，及门亦不少，唯自谓只安东一人可称知己，其交谊之深密盖

虽安积亦不及也。书牋第一卷中有与孙男毓仁书，详记其事，今录于下：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仅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腴则鱼鲙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恬然不顾，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我今来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后皆不受，过于矫激，我甚不乐，然不能改也。此等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义，亦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间法度严，不能出境奉候，无可如何，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又恐决不能也。”文集铅字本多误，今据《先哲丛谈》卷三所载录入。此书盖作于延宝六年，其时毓仁至长崎，于今二百六十二年，遂觉古人之高谊清风不可复见矣。